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 卷八十一

卷 卷八十一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原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上海研究所  
圖書室





碑

淳泥國恭順王墓碑

胡廣

永樂六年秋八月乙未淳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來朝率其妻子弟妹親戚陪臣凡百五十餘人至闕下上表貢方物

上御奉天殿受其獻退即奉天門召與語象通其言曰僻壤臣妾誕被

聖化思覩清光靡知忌畏輒敢塵瀆又曰天以覆我地以載我

天子以乂寧我我長我幼處有安居食有和味衣有宜服利用備器以資其生強不敢凌弱衆不敢欺寡非

天子孰使之然也

天子功德暨于我者同乎天地然天地仰而見跼而履惟

天子邈而難見是故誠有所不通僻陋臣妾不憚險遠浮詣闕下以達其誠

上曰嘻惟天惟

皇考付予以天下子養民天與

皇考視民同仁予其承天與

皇考付畀之重惟恐弗堪弗若空言則又頓首曰自

天子改元之初載臣國屢豐和山川之蘊珍寶者雲然而呈草木之不華者藪然而實異禽踰鳴而走獸率舞也臣國之老曰中國聖人德教流溢于茲臣土雖遠京師然爲

天子氓故矜奮而來觀

上嘉其誠優待禮隆錫予甚厚初賜宴于華蓋殿既連宴于

奉天門每宴則命公夫人宴其妻子內館罷宴勅大官厚具獻

食日命大臣一人待于所舍中貴人專接伴盛其班張豐博糜餼

入朝班次上公寵渥至矣踰月王忽感疾

上命醫賜善藥調治遣中貴人勞問旦暮相繼日命大臣視王疾

差劇聞小瘳喜見顏色王疾篤語其妻以下曰我疾貽

天子憂念脫有大故命也我僻處荒徼幸入朝覩

天子聲光卽死無憾死又體魄託葬中華不爲夷鬼所憾者受

天子深恩生不能報死誠有負稽其子曰我卽不起其以兒入拜

謝

天子誓世世毋忘

天子恩若等克如我志瞑目無憾矣十月乙亥朔王卒得年二十

有八

上甚悼之輟正朝三日勅有司治喪具厚卹典賜諡曰恭順遣

使諭祭又遣使撫慰其妻子王之妻拜使者曰乃下臣祚薄弗克  
負荷

天子深恩不能終事且沒有遺命以世世毋忘

天子恩克守其言則死猶不死矣王之妻之言亦可謂賢也

是月庚寅以禮葬玉于安德門外之石子岡勅爲文誌其壙王父

曰麻那惹沙那旺沙母曰刺失八的妻曰他係邪子一人曰遐旺

甫四歲女二人以遐旺襲王爵賜以冠服玉帶儀仗鞍馬服物

器皿及金銀錦綺錢幣甚厚賜玉妻以命服珠冠白金錦綺錢

幣諸物其餘賜各有差官王之弟施里難那那惹施里微嗒那沙

那那萬嗒邪三人俾輔遐旺詔有司立祠于王墓實守壻者三

戶勅建碑祠下命臣廣製刻文臣廣仰惟

皇上綏寧宇內茂揚天德溥博周備凡日月昭臨之地皆心悅誠

歸惟恐或後奉琛兼贄之國綴集于庭歲以萬數浮沉王去中國

累數萬里一旦舉妻孥弟妹親戚陪臣浮鉅海來朝不以爲難叩

陛陳辭忠誠溢發其心堅確有如金石至其臨終之言尤惓惓屬

其下以不忘

天子恩聖德漸漬感動於人心其深如此於乎盛哉惟王賢達聰

明忠順之節始終一致宜其身被寵榮澤延後嗣用紀其實聲爲

銘詩昭示無極以彰王之所以受恩深厚者由其誠也銘曰

大明御天臣妾萬方孰不來享孰不來王倚歟浮泥邈處炎微感

化來歸風騰雲趨曰婦曰子弟妹陪臣秩秩稽顙趨抃牲牲跽曰

天子作我父母我生我樂

天子之祐戴天履地疇此幪幪翹首

大明適來獻誠

天子曰吁予統宇內綏爾于寧惟德罔遠王拜稽首萬歲歡呼服  
德懷仁春育海濡國有山川匿其寶物靈發其茂不愛而出荏苒  
草木惟葉蓁蓁煌煌者華有實其菁異禽和音鳴拂其羽走獸麋  
麋亦踰以舞國蕃者曰 聖化所漸臣國雖過臣心仰瞻  
天子嘉悅待以異禮宴勞錫賚有厚而旨云胡暮月疾忽及之奄  
然而喪復悼而悲臨終之言謂其蓮瘠死有弗忘  
天子深恩於平賢主卓特超逸西南諸蕃靡堪王匹生者誠歎沒  
有謚銘爵于王胤世世其承有墳如堂有祠翼翼以安王靈其求  
無斃王雖不歸王聞孔彰  
天子恩隆萬世有光

故亞中大夫寧國府知府陳公之碑

楊士奇

公諱灌字同故廬陵城此吟谿里儒家祖以章父天經皆以學行

重鄉里公生數歲而孤事母至孝時已卓卓有鉅人志讀書一目數  
行而穎悟絕人族長老器之而延師教之師不能應所求往往引  
去然益自砥礪嚮進既冠睹元綱日壞私憂世且亂去習兵法環  
所居皆良田築爲塲圃而樹木焉人初莫測其意數年木鬱然行  
列而四方寇盜蜂起遂募義男以保障一鄉日屯聚士馬而號令  
指麾於其間隱然一良將其教練有方撫綏有道人人爲用時江  
西諸郡多陷於寇環其鄉數十里獨賴以安者七年然志在保境  
而非有所圖利也陳友諒既據江西其將熊璉者強禮致公與  
俱至九江公睹陳氏不足有爲也去之甲辰

太祖高皇帝克武昌公因弘文館學士羅懷仁詣軍門上謁

高皇帝與語奇之留帳下數日公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聽納  
遂擢湖廣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是冬入朝改中書省左右司



都事遂陞郎中明年陞大都督府經歷大將軍徐達北征以公贊  
軍事既克泰州留公督築城之役不旬日竣事 朝廷遣使勞之  
命總制直州軍事丙午春除寧國府知府階中大夫而車首詢  
民隱爲興利除害增修先聖廟建學禮致師儒以教俊秀士習一  
新建祀典祠壇及驛館百廢皆舉爲條格革兼拜之俗覈欺隱之  
籍 朝廷取其戶帖一事行之天下宣城民田瀕江化城等十六  
圩故堤峻薄遇衝決則水傷禾稼壞道路歲以爲慮公親爲規畫  
築堤廣厚加舊數倍又伐巨石作水門以時蓄泄民至于今賴之  
宣歙二水暴溢平地猝數丈民危懼計無出走致巫覡禱神水勢  
益甚公曰巫覡焉知事神躬禱于敬亭山神水患遂息所轄宣城  
諸邑踵元季之弊歲民租無入官廩率書虛籍公至有發其事者  
於是典司者皆怵懼得罪公私念此特循故弊弗革耳非始造

奸也颺言於衆曰吾以其月某日行視邑廩蓋俾得爲計及期邑  
廩皆實而弊亦革有強盜四十八人以劫舟麥當死獄已具公聽  
其辭曰此愚民因舟漂抵岸而捦引取之非素有合謀安得四十  
八人悉同法府佐幕初皆難之後卒如公議坐先取者二人餘從  
減論公風采凝峻訟者至庭片語之下情僞莫遁故人咸畏服而  
其爲治務寬厚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政化行焉既得代當去  
百姓耆老壯少皆有戀戀不忍之意代者山東鞠騰素負才不  
讓觀公所設施嘆曰吾徒當守而勿失也是年夏奉命督軍餉詣  
北平民胥悅趨事又明年還京師省臺達官相知者爭欲薦於  
朝公皆力辭遂謁告歸省先墓割田三頃建祠堂作義塾以訓宗  
戚子弟居無何被 召至京師未命卒於旅次洪武四年某月日  
也享年四十有七秉清介之行重義輕利族姻鄉鄰匱乏有急並



赴濟助間遇朋舊憂患狼狽倒囊周之雖屢不厭非才行兼有者  
歟子男三鄒卓坦孫男三誠謹謙皆稱公之後坦尤忠信務義公  
沒將六十年坦介越府長史周君忱求書公平生于石余於公  
同郡知慕公久遂考長史所爲公傳及以聞諸鄉之君子者叙次  
之而系以詩曰

猗嗟陳侯瑰璋踔絕才邁羣倫識亦闕達越在童冠鉅志疑疑有  
書有劔萬象奚敵罹時孔棘衆懷兢兢奮庇其鄉屹如堅城孱弱  
盜名掉臂去之天之所興稽顙來歸軍門之言敷臣之忠悃

聖聰明日照海容簡其才猷以替政府匪直禪文亦既輔武宣城  
名邦寔

帝之畿嘉其愷悌以寄嫗婆植之黍稷薈其稂莠民曰陳侯汝予  
父母仁以爲育義以爲教民曰陳侯汝時杜召遺惠在民求思無

戰遺澤在嗣世率于德猗嗟陳侯惟言之英吉世有人視此

梁用之墓碣銘

永樂十五年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凡南方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  
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啓聞施  
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而已

上既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結驛使飭詐爲間  
一二讒人助於外於是禁近臣侍監國者惴惴苟活朝暮間賴  
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  
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令旨誦交趾數日念其軍功貸之召還  
有言於

上曰

上所譴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千戶事連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既逮至上親問之潛等且實對

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潛他日又諭禮部尚書曹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未悉陳千戶非出

上命謫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毀冕者數言其佻薄恣不可用遂併潛皆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也士君子聞潛死皆嗟惋悼惜又相與出資收殮之文明門外其妻時隨在北京慟夫非命哀毀不食數日亦死明年其家始啓殯歸而合葬於泰和縣某鄉某源梁氏其先家長沙唐有進士曰震徙荆南又七世曰勝用仕南唐爲徵事郎徙今泰和又十世贈知吉州曰逢吉二子皆仕宋伯君崇累官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鳳翔麻君傑累

同知黃州府入爲翰林院編修官君崇五世孫蕃累定

士太常博士知宣州改撫州生才可才可生彥卿彥卿生不穆娶

陳氏元潮州儒學教授以道之孫生男子二人長卽潛次混潛字

用之自幼好學警敏疑然有鉅人志嘗受經於鄉先生王子啓及

舅氏陳仲述入則浸漬不移先生之教父子兄弟討論切劘無虛

日故所得率出其同輩用之甫弱冠其文章論議已馳騁頡頏諸

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蒼谿縣學訓導於谿僻遠過

使客終歲無幾人而山水可適其學者前此未嘗遇明帥用之樂

得其地旦暮坐講席開諭辨析必盡其說諸生皆忻忻有嚮進意

稍暇獨行清流茂樹間吟咏自得又明年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

授承事郎推誠愛民刻宿弊崇寬政臨之以平易導之以禮讓球

勤撫字稍暇輒就學舍親授業諸生歲餘民咸悅服而爭訟息學

校與流徙來歸以累千計縣有龍橋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即河水清自用之至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陽春治之一如所以治四會者而陽春猶獠環處稍不得所欲即獸怒跳蹶不可制用之待之如子而不拘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敬恭命令唯恐不及所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永樂元年召修

太祖皇帝實錄書成陞翰林修撰授承務郎賜白金五十兩織金衣一襲文幣四表裏五年命以本官兼右春坊右贊善進儒林郎時修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成充纂修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人衆事殷特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訖本院推舉才學服衆者代賜遂舉用之用之方公明決莅事有坦而惰慢放肆者有不樂之辭與誣其

過於

土召問其對云云

上曰梁潛言是遂抵造誣者罪於時以文事裨益

皇太子尤爲所重

上幸北京驛召赴行在八年南還十一年復扈從北京十三年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明年復北狩將發親擇侍從監國之臣時翰林獨留學士楊士奇特詔尚書夏原吉呂震方賓舉一人副之遂以命用之其在

皇太子前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以賜資是年考應天府鄉試蓋明年及於禍矣嗚呼用之闔爽弘毅耿介自執其智足以燭幾其德足以及物其才足以興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古又凡士君子哀而惜之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用之之學通諸經尤長於詩

易自十五六已用意周程朱張之書壯而益探其微爲文章馳騁  
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莊騷爲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  
詩高處逼晉宋所著者史論若干篇碑傳記序銘頌贊述若干篇  
五七言古近體詩若干篇皆可傳後與人交藹然有相輔之義人  
有過面誚之不爲依阿取容及其能改懽好如初焉用之死時年  
五十有三娶楊氏子男四果棗楫榆皆知務學棗棗以舉鄉貢未  
升二女長嫁袁俊次嫁進士劉準孫男幾其皆秀朗可塑造物  
者殆以是報之歟梁楊世婚姻家余長用之一歲少學同業壯而  
仕於朝同官知用之孰有深於余哉故其葬也宜余銘而余銘之  
亦豈出乎其私哉銘曰

梗楠之蒼蒼君可車可梁靈芝之煌煌瑞世之章曷其舉之又中毀  
之夫幾于琢曷全于璞理有管管爲善罔祐願短節長從古則有  
從古則有善者徒傷尚有傳者其求不亡

前朝列大夫交趾布政司右叅議解公墓誌銘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葬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奇始克序而  
銘之序曰解氏姬姓其先居鴈門唐同州刺史琬之孫隱爲蘄州  
司戶叅軍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叅軍六世孫盛遷吉水邑中世有  
科第至諱夢斗宋太學上舍生諱應辰高安縣學教諭生諱子  
元舉進士授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關先號筠門娶高氏進  
士若鳳之子公之父母也公諱縉字大紳自幼穎悟絕人五歲父  
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  
忘十二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老長不能難也而文思益發  
十八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廿一年會試禮部中第七  
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仰置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夫

黃金華同登第

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給禮部祠祭主事公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兩暇數召兩人論議考其所學一日諭公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退歸具奏大槩言

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以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為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為明又言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然畏天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故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繁太繁則

民玩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為姦立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

言

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大常非可以肆俗樂又言僧道之壯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斷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以底善治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為君用之詞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隣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三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隣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而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近世狃於宴安墮戒池  
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為天下已治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為備  
宜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射教  
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校前代多  
有書院有學由有貢士莊且修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  
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  
上嘉其識正公素與兵部尚書沈潛不合潛奏公入部堂索皂隸  
語嬉慢非禮

上慮公優閒怠逸即除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玉成之也時  
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構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  
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言上雖曲宥泰而一時多其直  
上又慮公少涵養將為眾所傾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

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  
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遂侍父  
歸公天分高又感

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矣數歲

高皇帝上賓公趨赴臨權臣忌公者謂赴臨非  
詔旨遂謫河州  
歲餘權臣黜召還以為翰林待詔

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公既見置諸左右深信仁之時  
朝廷詔勅與凡大制作咸出公手每預密議寵賚加厚陞侍讀數  
月陞侍讀學士奉訓大夫

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  
股肱也武臣咸請立

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

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秘未發明  
年冊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  
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所初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與公言  
於

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緝泄之遂出公為廣西布政司右叅議  
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政交趾八年入奏事時  
車駕還高煦言解縉瞰

上遠出觀

諸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游出  
資歛之外兄高建春歸其柩葬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邊

仁宗皇帝臨御特 赦還而官其從子禎期為中書舍人公仕前

後不十歲為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為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  
席未暖初修

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為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  
聲名在天下籍甚敦孝友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  
可用力盡意為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謂  
其汎愛者終不為變襟宇闊畧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  
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  
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不  
畏疆禦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橫嘗笞擊人於左順門公過之  
叱興 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興雖忿公然不敢應一語遽  
俛首歛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悞公在  
上前率引為已過明於知人



太宗嘗與論羣臣 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 命各疏于下十人

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享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清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慙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駟儉之心既奏

仁宗曰李至剛 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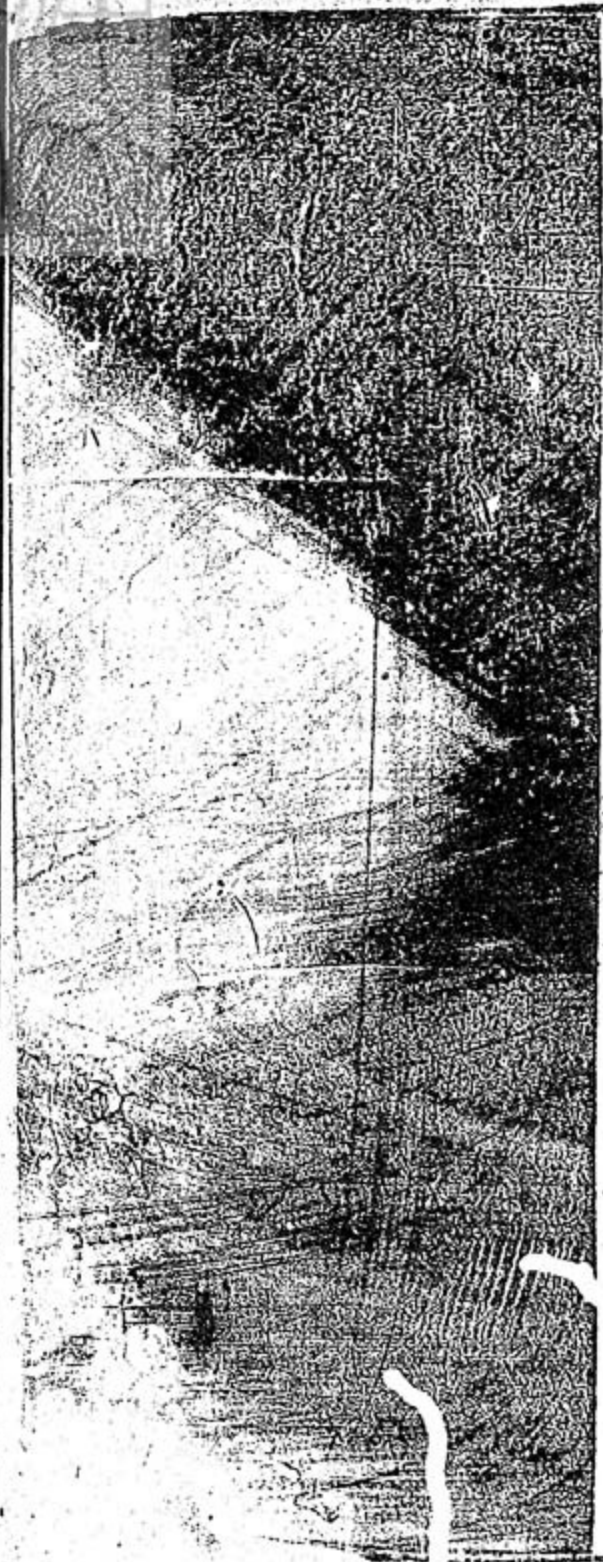
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為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其卒以求樂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有賢德子男二禎應卒於徙所次禎亮孫男女各二

太宗皇帝初召翰林七人入內閣其三出廬陵公與胡公光大及士奇也三人相與厚而相知深今獨士奇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書之公墓石未有書其可不書銘曰

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蹙之不虞梗楠百尋其寸之螽蟥身揭於匠輸郁子紛紛五采承日競瞻望以忻快何泯沒之嗚呼十將

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天漢之渌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二

墓碑

節婦葉氏墓碣銘

胡儼

歙有節婦姓葉氏諱德壽百歲而終既葬十有四年其曾孫  
順書其事來北京介予鄉人胡思名詣吾廬拜而乞銘將刻  
石墓上以昭懿德示子孫辭懇而意誠乃敘而銘諸節婦之  
父曰遷輔世為歙人生節婦甚鍾愛年十六擇壻得同邑江  
萊甫而歸之初歸江舅已歿朝夕事姑惟謹罔有闕遺相其  
夫辛勤以立家克盡婦道既十年萊甫卒節婦時年二十有  
六無嗣乃以其兄呈甫之次子為後榮在乳哺撫育盡其  
心及長教訓之以義惇然閨門之內精純一心以率其下春  
秋祭祀之具長幼衣食之需賓親往來之禮皆經營於節婦